

夹缝之间求生存

——谭恩美笔下的美国华裔移民

张欢 吴荣辉 任杨

摘要:在作品《喜福会》中,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笔下所描述的母女矛盾就本质而言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华裔移民必须面对中西价值观迥异和中美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新与旧的夹缝、东方与西方的夹缝、传统与现代的夹缝,在保留中华文化特质的过程中接纳异质文化,用亲情去弥合代沟。

关键词:谭恩美作品;母女冲突;文化冲突;夹缝

一、引言

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于1989年创作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描绘了四位身为美国新移民的中国母亲与她们四个出生成长于美国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分为四个部分,由16个环环相扣的故事编织而成,分别从四个母亲和四个女儿的视角展开故事的叙述。谭恩美女士才情出众,作品的创作题材寓意深刻,构思布局巧妙,揭示冲突本质的视角独特,不负盛名。

母女之间的家庭矛盾所折射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的本质。母亲和女儿,她们似乎从未真正彼此了解;望女成凤遭遇抵触反抗,恭敬顺从遭遇自我认同,含蓄迂回遭遇直抒心意,压抑个性遭遇个人主义——所有的一切,令四对母女的内心和情感深受折磨。归根到底,这些矛盾和冲突凸显了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的鸿沟,从而让我们更深刻理解译者程乃珊的评述:“除非身临其境,我们是永远体会不到那如钟摆样在东方和西方向游离和徘徊的困惑和失落……”

在夹缝之中生存,是海外华人的真实境遇。中西文化差异,如同生活河流中永不停息的潮汐,在中美文化

官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崩溃,使他丧失了民族文化身份最终无可避免地堕入了死亡的深渊。通过挖掘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我们还可以体会到作者深刻的忧患意识,感受到他对现代语境下少数民族群体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迫切希望。

参考文献:

[1]陈伯仲:“草原小说的全新拓展”——朱马拜·比拉勒的小说”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286。

[2]Andrew Edgar and Peter Sedgwick eds.Key Concepts in Cultural Theory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83。

版块之间冲刷出一条条难以逾越的沟壑。远离故土的美国华裔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就在这些夹缝中困惑、迷惘、挣扎、适应,并以亲情作为支点,传承并延续着自己的中华文化特质。

二、新与旧的夹缝

作品中的四位母亲吴素云、顾映映、龚琳达、许安梅在旧中国出生成长,历尽磨难,背井离乡来到美国求生存。中国传统观念与思维方式早已深入到她们骨髓里。作为第一代移民,虽已身在异国,依旧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女性。在一个新的国度里求生,她们不可避免要接触新的事物、使用新的语言、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因此,她们的文化血液被注入了美国文化元素,在观念上形成了新与旧的夹缝。

在新与旧的夹缝中,母亲们必须入乡随俗,改变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努力按美国的生活方式过日子:她们信奉上帝,接受基督教义,去教堂参加礼拜,效仿美国家庭去海边度假;与此同时,她们也迷信中国老皇历、敬畏中国的神仙例如海龙王。在恪守传统美德方面,母亲们堪称典范:她们勤恳持家、任劳任怨、坚韧不拔,担当起相夫教女的重任。为了让吴精美学习上有出息,吴素云不知疲倦地为多个家庭做清洁工,从不抱怨苦和累。在新大陆勤勉谋生的同时,母亲们也接受新思想,拥抱美国梦。吴素云对未来很乐观,她在战乱中失去一切,但总是努力地将生活安排得更好。吴精美说她母亲“My mother believed you could be anything you wanted to be in America.”(我妈相信,在美国,任何梦想都能成为事实),这说明吴素云相信美国梦:“That dream of a land in which life should be better and richer and fuller for everyone, with opportunity for each according to ability or achievement”(相信在这块土地上每个人的生活会更加美好、富足、充实,凭借自己的能力或成就,人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母亲们对女儿殷切期望,希望女儿在母亲的默默奉献的基础上勤奋努力,出人头地,在美国过上更体面的生活。这种新旧思想的奇妙混合,是母亲们在美国生存的动力,也

[3]王晓路等 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8。

[4]朱马拜·比拉勒 寡妇[M]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译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3,13,14,66,76,118,123,303,237。

[5][美]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守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427。

[6]Marchand,M.,Parpart,J. Feminism, Postmodernism,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Women and Plac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3。

[7]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J],2004年第4期:106。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家·穿越·小说评论及其它·金 女 吴新财等

是和女儿们发生冲突的伏笔。

三、东方与西方的夹缝

美国华裔面临的另一个夹缝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现代文化的冲突,是东西方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作为传统的中国女人,母亲们多年来依然遵循着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强加给她们的女儿们;而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们——吴精美(June)、薇弗莱、丽娜、露丝,自然而然地接受西方价值观的熏陶与洗礼,有着东方的外表,西方的内心。女儿们强调自我、崇尚自由、张扬个性,决不愿遵循母亲的愿望去生活。一方面,母亲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设计女儿们的人生,一厢情愿地苦心培养女儿们,要求女儿们谦虚恭顺;另一方面,女儿们或沉默,或逆反,或抗议,甚至对母亲恶言相向,让母亲的美好愿望落空,让她们的美梦化为泡影,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吴精美九岁时听到她母亲和琳达姨互相吹嘘自己女儿的过人才艺时,她“萌生出个报复念头,以制止她这种令人可笑的攀比”(谭恩美,1989:130)。

“谭恩美小说中那些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中国母亲,她们虽然与已经美国化了的女儿们之间充满了矛盾与冲突,但她们却是两种文化的参照系”(程爱民,2001),无论是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还是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女儿,都无法回避东西方两种价值观的冲击。母女亲情浓于水,却总是无法有效沟通,彼此关怀却又相互伤害。庆幸的是,即使东西方价值观的夹缝在思想和情感上不断挤压着两代人,因为心中有爱,母女们最终还是从冲突走向妥协,从误解走向理解,从隔膜走向认同。在文化适应与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母女双方努力理解并适应对方,求同存异,形成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共生的局面。四对母女从对立走向和解,“充分阐释了June和母亲从相互对立的态度转向June接受母亲的价值观念的文化认同过程”(戴凡,2005:14)。

四、传统与现代的夹缝

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和第二代移民的女儿除了要面对新与旧的夹缝、东方与西方的夹缝,还要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夹缝。母亲们深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来到美国后组织她们称为“喜福会”的聚会(The Joy Luck Club),吃饭和打麻将是她们的聚会的固有内容,体现出的是“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思想,沿袭的是最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娱乐方式。此外,她们还保留了原有的烹调方式和生活习惯,她们聚会时的食物有“馄饨、炒面、酱油、烤猪肉、生菜、炒杂碎、春卷”等等,她们也用传统的指导思想和传统的方式方法去培养子女,例如吴精美的妈妈用“中国的‘五行’来判断衡量周围的人”(谭恩美,1989:18-19)。母亲们对传统的忠诚形成了美国社会的一种边缘文化。相形之下,女儿们对母亲们所恪守的传统表示困惑不解,甚至感到不屑与难堪。“与中国文化不同,‘仁’和‘礼’在西方哲学与宗教中没有一席之地。西方社会所重视的是个人主义和平等关系”(胡文仲,1999:509)。由于生长的社会环境不同,女儿们对中

国的传统观念知之甚少,她们的思想行为都打着现代的烙印,例如在感情遭遇危机时去求助心理医生,对母亲的来访要求预约,表达个人意愿时不会拐弯抹角,在择偶问题上坚持己见。女儿们对现代思想的接纳是对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顺应。在女儿们那里,母亲们的愿望时常得不到满足,“她们的女儿对母亲之间用中国话交谈显得很不耐烦,还嗤笑她们这么长时间仍讲着一口结结巴巴、词不达意的中国腔英文……母亲们认为是开心和幸运的,在女儿们眼中却觉得没什么。这些生在美国没见过大世面的ABC的脑袋里,‘福气’和‘运气’这些字眼,都是毫无意义的,根本不存在的。她们只能无奈地看着自己的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子孙满堂。然当初母亲们从中国带来的准则和期待,却日渐湮没流失……”(谭恩美,1989:29)

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母女两代朝夕相处,经常意见不合、观点相左,接踵而至的是无数争执与隔阂。即使女儿长大后独立生活,分歧依然如影随形。这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落差,是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缩影。美国华裔移民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不得不承受文化冲击的痛楚。两代人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努力沟通,用心良苦却徒劳无功。他们唯有面对和接受,让时间解决诸多问题。

五、结束语

东方与西方相遇之时,就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之日。新与旧的交集恰恰是《喜福会》激发读者共鸣的亮点。即使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寻梦,即使在生命之旅中遭遇各种艰难波折,华裔移民也从未放弃过对母系文化的珍视。这部作品以吴精美与父亲的中国探亲寻根之旅为大团圆结局,同样体现出谭恩美女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吴精美觉得“全身是血液正顺着一条全新的通道在奔腾,浑身骨头也阵阵作痛,那是一种旧有的、熟悉的疼痛。我想,妈妈以前说的话是对的,我正在变成一个中国人”(Amy Tan, 1989:306)。对母系文化的珍视,让爱跨越了时空。曾经散落的亲情,历经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终于汇聚在一起,如同殊途同归的溪流,一路蜿蜒曲折,跨越沟壑,最终融入永恒的大海。

参考文献:

- [1] Amy Tan.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9.
- [2] 程爱民. 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4): 108.
- [3] 戴凡. 《喜福会》的人物话语和思想表达方式[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5.
- [4] 胡文仲主编. 跨文化交际面面观[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5] 谭恩美. 喜福会[M]. 程乃珊, 贺培华, 严映薇,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0.

(作者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